

選選

學注

糾規

何李



選
學
糾
何

徐攀鳳纂

中
華
書
局

選學糾何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選學糾何

清 徐攀鳳纂

讀書之法，必先貫穿一家，而後馳驟乎百家。義門何先生之讀選也，率以李崇賢注爲宗，評本嘉惠後學，越百年矣。予既樂味其精美，不揣固陋，另作糾何一卷，遙質諸先生焉。

昭明元序，何曰：序而似賦，序之變也。案變者，更張之謂。昭明此篇，正力摹前人爲之，其所甄錄，自經序三篇外，王元長之序曲水詩，任彦升之序文憲集，固已駢儷其體，知變亦不始昭明也。

騷人之文，自茲而作。何曰：騷人之作，亦謂之賦。故漢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案屈之離騷，史遷以爲上追三百篇，賈誼則曰：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如史公之說，可列於詩。如賈傳之說，可登諸賦。究之離騷非詩，亦非賦。昭明另立一體，極是安得混而一之。

李善表崇山陰簡，何曰：書孔傳云：崇山，南裔大西小西二山，在武陵郡，亦南裔也。以崇山代之，不直使一事。徐庾法也。案崇當作嵩。張華東晉問答語已見舊刻，固自確鑿。今考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有曰：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即使此事，況上文已云撮壤崇山，萬無複用之理。何說殊曲。

班孟堅西都賦，挾豐縞。何曰：水經注：灞水古曰滋水，秦穆霸世更名以顯霸功，然則縞字不當加水旁。

也。案豈獨霸字。卽豐字亦然。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詩大雅豐水東注。卽此鄆縣之豐。不當作豐也。或加邑旁。如上林賦之豐鎬潦滴。皆非是。

隨侯明月。何曰。史記雖本有隋字。然此處宋本及後漢書皆作隨。不獨隋文帝始去是也。隋文帝以

前隋訓裂肉。徒果切。不與隨同。今之經書傳寫摹刻。任意互更。是書中如隨珠。張平子吳都賦。隨掌。劉

石荅盧諶詩序。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隨和。班孟堅典引。親和隨。戲和隨之珍。卽此隨侯之隨。不當作隋也。謝元暉辭

亦宜作隨。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何曰。許少。古捷人。秦成。古壯士。案李注。旣云未詳。則知其詳者。當確指何時何地

之人。方爲有據。若但如五臣所謂昔之捷人壯士云者。則本文施巧力折。已明是便捷壯往之象。可云

不值一哂者已。他如西京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李注云。虎威章溝。未聞其意。何氏遽曰。皆更署名。亦未

免臆撰而少佐證。

招白鵬。何曰。後漢書鵬作閑。招猶舉也。弩有黃間。此白間。蓋弓弩之鵬。案此語王深甯已先之矣。但李

旣据鵬爲注。讀選者固當從李。古人文法不盡排偶也。

東都賦。乘時龍。何曰。後漢書注。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春爲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李引易非。

案東京賦。時乘六龍。李注亦引周易。而曰各隨其時乘之。何之譏李。卽用其說。

險阻四塞。何改注中蘇秦說孟嘗君爲蘇秦說秦惠王案齊策孟嘗君將入秦蘇代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只是蘇代之語校注者但須易蘇秦爲蘇代耳奈何妄改

張平子二京賦薛綜注何曰此注疑其假託綜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也又孫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於吳案薛綜傳見三國吳志有云定五經圖述二京解五經圖今不傳二京解非此注而何至王肅卒於甘露元年先赤烏六年十三祀耳誰謂易傳必作於綜卒後綜竟不之見耶若反切原是後人所加觀李氏所引毛萇詩傳許慎說文王逸楚詞注俱用反切要皆元書所無也薛注之有反切卽是此例夫復奚疑

西京賦坻堦鱗沓棧欃巉嶮襄岸夷塗修路峻險何曰觀此嶮與險蓋兩義案險者阻深習坎重險是也嶮者高峻嵇叔夜琴賦丹崖嶮巖其一證也

仰福帝居何曰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福從衣畱聲西京賦仰福帝居傳寫舛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案此亦見說文繁傳福字下辨偶憶荀悅申鑒政體篇好惡毀譽賞罰相福也福字亦當從衣旁東漢人蓋慣用此字

想升龍於鼎湖何曰漢武作鼎湖宮於藍田案賦意言漢武之升遐也仍照李注以史記黃帝騎龍事釋之爲得

復陸重閣。何曰：陸疑陸案，陸字是。左思魏都賦或崑崙而複陸，卽用此。

東京賦：趙建叢臺於前。何曰：趙世家無武靈王起叢臺故事。案今史記作野臺，蓋叢古作釐，野古作壘。

正義曰：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因叢譌壘，遂作野，而義又與叢形似而誤也。

卻走馬以糞車。何曰：文子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規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

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案所引於賦意全不湊拍，轉不若元注之引老子較明悉也。又思

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安知元本車字不作田字，如河上公所注云云耶？

南都賦：皇祖止焉。何曰：皇祖卽上所謂考侯思故者也。注謂高祖非也。案南陽爲考侯肇基之地，原與

高祖無涉。此論極是。然尙忘卻上文皇祖歆而降福句，兩皇祖當一例解。

左太沖蜀都賦：指渠口以爲雲門。何曰：杜詩：白帝城中雲出門。本此。案少陵：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

下雨翻盆，正如泰山之雲觸石膚寸，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耳。此解與淵林舊注原無紕繆，但少陵言雲

出門，不徑作雲門二字，畢竟何出？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何曰：當是此二人亦必治第。案此評不特失考，亦於兩匪字意義未能體會人微。

辨詳上卷規李。

焉獨三川爲世朝市。何曰：三川謂魏都三都以魏爲主，於此先逗一句，乃文章實主呼應所必然。案此

語極精美。但河洛伊三川七國屬韓三國已入魏。李注隱主魏言。元自不誤。

吳都賦猿臂骈脇。何曰。骈當爲駢。猿馬假對。案注明言駢駢通矣。猿馬假對之說。導人詞章之學。固可與之箋釋。古人文詞則纖。

魯陽揮戈而高麾。何曰。無揮麾二字。一句再見之理。案宋刻揮作援。且注亦明以援戈爲證矣。

魏都賦量寸句。何曰。寸句未詳。案注司馬法云。亦既詳哉言之。不解何氏猶曰未詳也。

卽帝位。何曰。帝位當作帝立。古人卽位皆曰卽立。春秋元年公卽立。商頌帝立子生商。案古立位同字。卽立猶卽位也。若所引商頌立字。不得作位解。

兼重性以貽繆。何曰。注引廣倉。廣疑埤。否則廣雅之誤。案隋經籍志。梁有廣倉一卷。樊恭撰。

楊子雲甘泉賦。亂曰。何曰。賦中節奏與今曲調略同。一起引子也。中間過曲也。亂詞尾聲也。案漢魏六朝賦末用此體者。意在祖法離騷。安得以鄙俚之曲調比而同之。

潘安仁藉田賦。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福也。何曰。福字本叶。後人謬改吉字。案此與西征賦。庶人子來。神降之福。夏侯常侍誄。我聞積善。神降之福。同一福字。而晉書俱改作吉。不解何故。

司馬長卿子虛賦。娥阿爲御。何曰。史記索隱。服虔云。織阿爲月御。又樂產曰。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巖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也。案織阿爲月御。亦見淮南子。此等故實。不必刻意求解。善讀書者自

領之。

揚子雲羽獵賦。何曰。敍蓋班氏翦截子雲而載之。又曰。班書雄傳。通篇皆其自敍。則此又其賦之本敍也。非由班氏翦截。案敍者。自敍所由作之意。然亦有爲後人所加者。長卿之長門無論已。賈誼服鳥子雲甘泉。亦非自作。

及至獲夷之徒。何曰。劉原父云。獲鳥獲夷。夷羿。但此下更有羿氏控絃之文。或別用堯時射九日者耶。案堯時之羿。恐不稱夷羿。夷固有窮之氏。見左傳杜注。

創道德之囿。宏仁惠之虞。何曰。虞對囿字。乃虞人之義。顏李注皆云通娛。非也。案此乃詞臣好講屬對法也。恐尙未的。

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麀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何曰。鑿齒謂陳項也。注云。六國者。非。案四句當分看。上二句指六國。下二句指陳項。較清晰。

班叔皮北征賦。嘉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何曰。以行葦爲公劉遺德。必出於齊魯經師。注家已不能詳矣。案詩中曾孫維主傳。曰。曾孫成王也。箋中有歸美先生語。所爲先王。雖不定指爲公劉。今考寇榮有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有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猶且感德。是漢儒多以行葦爲公劉詩也。

梁安仁西征賦歲次元枵。何曰注元枵歲星所歷論太歲而曰元枵疑誤至今云歲次者誤自安仁此文姑案歲星太歲元各不同然如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是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震銘曰歲在丙申龍集大火是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也太歲言在亦言集歲星言集亦言在次卽集也古人蓋已通用。

殆肆叔於朝市。何曰肆叔於朝市從五臣作塞叔爲得案宋本作殆肆戮於朝市於李注合奚取呂延濟輩紛紛論說爲耶。

長傲賓於柏谷。何曰水經注作傲客案賓客一也改之無謂若今水經注淆謬甚多不得信彼而疑此感徵名於桃園。何曰園疑作原案注已明作桃原矣水經注引此亦作原。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觀藝於魯。何曰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子鮑貞學算適魯賦靈光殿則觀藝者小言之乃學算也案元注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以經訓藝適合太史公考信六藝之藝解亦闊大。

蘭芝阿那於東西。何改注中伏儼爲伏虔案伏儼字景宏琅邪人見漢書敘例何氏但知虔之注子虛而不知儼亦有注也。

何平叔景福殿賦爰有遐狄錄質輪囷坐高門之側室彰聖主之威神。何曰魏略曰大發銅鑄作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案翁仲與金狄本自不同。翁仲鑄於魏明帝。金狄鑄於始皇。其實皆銅人也。賦既借言遐狄。故李遂以金狄釋之。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何曰。注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東京賦無此語。不知注何所據。案宋本注曰。下有揭猶表也四字。乃東京揭以熊耳之注。高昌建城以下。並李氏之詞。故末釋云碣揭同。宋本可貴如是。

木元虛海賦。何改注華集曰。爲廣川人。案各本皆作華集曰。乃華集所載。爲楊駿府主簿也。張銑以廣川人三字易之。殊不知下注已有廣川。木元虛句。詎自忘其疣贅乎。何氏從之。非是。

郭景純江賦。土肉石華。何曰。石華似郎鰕魚。案以謝監揚帆采石華推之。知非鰕魚。魚固不可云采也。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歸來。忽投綬以高厲。何曰。歸來亦有秋興故實。不獨淵明也。案何氏於安仁閒居賦。譏其大本既僞。而此賦忽擬以淵明。要之虎賁寓直。本無栗里襟懷。褒語失之。

謝惠連雪賦。折園中之萱草。摘堦上之芳薇。何曰。五臣注云。善本無此二句。案此是五臣謬說。不足援引。試思刪此二句。下文枝葉相違。更安所著落。

賈誼服鳥賦。何曰。此特借服鳥造端。非從而賦之也。昭明編入鳥獸何哉。宜與幽通思元同編。案賦者六義之一。賦亦可託以比興。是篇與鸚鵡鵒皆是也。若編入幽通思元。轉嫌不類否。

見義

陸士衡文賦。何曰。老杜云。陸機二十作文賦。於咸寧稍疎。案。榮緒晉書。始言機年二十。吳滅。退居鄉里。積學十一年。與弟雲俱入洛。後言機妙解情理。心誠文體。故作文賦。始之所敍者。遭遇之艱辛。後之所敍者。文藻之茂美。非遽謂此賦成於入洛以後也。少陵之詩。或亦可以無舛。

竊防露與桑間。何曰。防露指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桑間不可並論。故戒妖冶也。案防露卽房露。辨詳上卷規李。又思此段就文體之卑靡者言。故舉防露之曲。桑間之音。爲雖悲而不雅者戒。若召南行露。乃貞信自持之詩。恐與下文不接。

練世情之所尤。何曰。注。纏子。董無心。纏疑愚。又漢書藝文志。有董子一卷。注云。無心難愚。子或纏子。董子之誤。案何說非也。漢自有纏子。見廣韻。

王子淵洞簫賦。何曰。博雅。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不以無底爲洞簫。案前漢元帝紀。鼓琴瑟。吹洞簫。淳曰。洞簫。簫之無底者。此卽李氏所引之書也。蓋簫有大小。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是也。可。長短。月令章句。簫長則濁。短則清。是也。有有底。有無底。博雅云。是也。若稱爲洞簫。如淳說。固不可。賦有云。幸得諡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意元帝好自度曲。輒爲此名。殆未可知。

馬季長長笛賦。簡積頽玉。何曰。頽。宋本作落。案元注。說文曰。頽。頭頽也。當是頽字。頽。大也。

曹子建洛神賦黃初三年余朝京師何曰魏志不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禪代十一月遽改元黃初陳思實以四年朝洛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亡年案春秋書法踰年改元而此非其例陶淵明詩永初後不編甲子說見後植爲本朝子臣又非靖節可比以四年爲三年字之誤耳奚不奪漢年之有惟何氏於此篇闡發陳思忠愛本朝誠惻極爲細緻所關盛烈之說雖亦前人所已言均爲有補乎世教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何曰微致不能見幾遠逝之感是其心猶不忘事二姓爲可恥也案此時劉寄奴祇稱宋公尙未禪晉恥事二姓之說轉嫌其驟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達義茲昏何曰首疑作滋傳寫誤也案說文茲草木多益也茲有滋益之義不必加水

左太冲咏史皓天舒白日首何曰揚子猶三世不遷栖栖執戟老死京師向上更有由光至高之行世人豈得爲我輕重案此評似欲承上首慨慕子雲意一直說下但循釋此篇並無涉及揚子處蓋八首雖脈絡貫通要亦各自爲義泥看則非

顏延年五君詠劉參軍首何曰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以比劉斑也案酒德頌意蓋謂公子處士聞劉靈之言爲之速化如所爲類我類我也義門引之未知何指又考斑字中從文劉湛小字班虎

故上呼爲劉班。卽離間延年者。案刻套板文選義門讀書記俱誤作班列之班。當据宋書正之。向常侍首。何曰。交呂榮。稽首。自當惟陶徵君輩得爲文酒之會。眼中於劉班等何有也。案詩中無一字涉及彭澤。評語轉嫌枝節。班亦不可誤班。

郭景純遊仙。逸翮思拂霄首。何曰。珪璋以下未喻。案珪璋雖特達。是無所憑藉。超越在上者。明月難闕。投是有所挾持。棄不見收者。潛顯怨青陽。限明月句來。幽花雖發。而陽氣不臻也。陵苕哀素秋。跟珪璋句來。置身極高。而秋風早被也。故以悲淚結之。未知是否。

謝靈運登池上。祁祁傷函歌。何曰。祁祁句亦傷不及公子同歸也。案此但言春日之景。在苒易逝。故下文卽以萋萋感楚吟接之。於殆及公子意何涉。

謝元暉遊東田。何曰。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案所引見南史齊鬱陵王紀。又考沈約傳。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就詩起句。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推之。滿目青山。迷茫煙樹。於休文之東田爲近。

阮嗣宗咏懷平生少年時首。趙李相經過。何引敝傳。未暢其旨。案漢書敝傳云。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共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譚笑大噱。所謂趙李。同在成帝之

時若元注一爲成帝之趙飛燕一爲武帝之李夫人於相經過意殊舛唐駱賓王帝京篇趙李經過密卽用阮詩

謝惠連秋懷詩何曰全用對偶成篇案此對偶中如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人兩用奇之又奇因記劉琨重贈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亦是此例東坡獨樂園兒童詢君實走卒知司馬殆戲仿之與

曹子建七哀詩賤妾當何依何曰依烏皆切白詩中猶如此用案古人支微齊佳灰通韻無庸改讀顏延年拜陵廟作何曰慕祭非古發端蓋有諷焉案慕祭非古之說前人嘗舉孟子東郭墦間語關之矣此詩起句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先靈極美文帝克復漢儀因以宗周陪起開後人詞章重典之體安得謂之諷蓋延年在元嘉時應制諸作亦頗錚錚佼佼也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何曰呂向曰子篤與仲宣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仲宣贈以詩考詩有濟岱語則向所云還會稽者乃憑臆妄撰也案五臣憑臆妄撰觸處皆然此李崇賢注所以極可寶貴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願以諗天下之善讀文選善訂選注者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第二首清譚同曰夕情昉作敘憂勤何曰注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疑有誤案二句乃詩卷耳小序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何曰：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相表裏。案此詩，子建手足之情，洋溢楮墨，正與曹躬應詔詩求通親親表一副肺腑。若曹元首論暢說六代興亡得失，於此詩意旨殊不相侔。陸士衡答賈長淵，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狷厲聖，儀型在昔。予聞子命，何曰：金以勗賈，故云狂狷厲聖，舊注微遠本義。案惟漢二句答賈，賈詩在南朝，惟南二句自勗，木變易而金不變，金百鍊可以成剛，猶狂狷之厲聖也。儀型在昔，承厲聖意來。予聞子命，言子繩我以木，我當自厲以金也。推衍元注，意自豁，如何氏說，非。

潘安仁爲賈謐贈陸機神農更黃當稱王

何曰：黃宋本作王。又曰：王當作皇，謂五帝更三皇也。又古人皇

黃通用，與注相協。作王者非。案注家語王者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知元本原係王字，不必更爲曲說。

盧子諒贈崔溫，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恨以驚蹇委，徒煩飛子御。何曰：李牧趙奢卽指越石鎮并州而言，亦得飛子蓋指越石言之。案此時子諒已爲段匹碑幽州別駕，非復爲劉越石并州從事矣。李趙指段無疑，羈旅而獲委質，是求爲別駕，得夢見收時也。自顧驚駘，幸邀羈紲，故下文遂接忝位宰黔庶云云。何評意主越石而鄙見斷其指匹碑者，蓋子諒之於越石，固爲越石所辟，其於匹碑，則求而後得者也。此中情理當從晉書悟入，亦正藉詩中層折。